

中国专业作家
散文典藏文库



挽不住的乡愁

王梓夫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专业作家
散文典藏文库



挽不住的乡愁

王梓夫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挽不住的乡愁 / 王梓夫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7.1

(中国专业作家·散文典藏文库·王梓夫卷)

ISBN 978-7-5034-8722-4

I. ①挽…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305091 号

责任编辑: 马合省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1020 1/16

印 张: 12.75 字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挽不住的乡愁	1
充满恐惧的小院	9
漫长漫长的冬季	14
我那匹可怜的老马	24
孩提时代	27
生活的峡谷	33
青蛙的禁忌	36
少年徒步者	40
故乡的井	44
北京的雨季	47
脚与鞋	51
我心目中的城里人	59
乡村里的“工作人”	65
故乡的裸俗	70
庄户人家的看家菜	77
舌尖儿上的乡愁	84
庄稼人的职称与晋升	93

女人和月亮	103
蝉蜕	108
四季海棠	110
生命的黄金白银	116
田野又是青纱帐	125
麦田守望者	132
黄澄澄的狼尾巴	140
救命的红薯	143
菽水承欢	152
黑牙村的神话	158
我的启蒙老师	162
吟哦在乡间小路上	167
关于玩儿的随想	170
我的勤工俭学	179
我的文学出路	185

挽不住的乡愁

—

乡愁如梦，抑或说，乡愁即梦。

自从离开那个我曾经厌恶的小乡村之后，我的梦境便被一些真实的影像占据了。我家住在村子的最西边，最初的时候已经算是村头了。那是因为父母兄弟两个分家，老宅分给了伯父，父亲只能在原来的场院重新盖房。场院一般是在村边或村外的。那时候我大概四五岁光景，还没有上学。因为我清清楚楚地记得，盖房的时候我和祖父住在一起，每天都掐着小手指头算计着，还有多少天便能搬进新居。

那个梦境是这样的，我从村西头的家里走出来，穿过长长的中街，出了村东头，继续向前，向前。眼前出现了一座高山，山是圆柱形的，圆柱形的山顶上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庙堂。我的家是平原，一马平川，最近的山也在百里之外，小时候我是没有见过真正的山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随《青年文学》笔会去泰山，火车

上，我向对面的女编辑描述我的梦境，她在一张纸上把我的梦见的高山与庙堂画了下来。她很有绘画天分，我便将她涂鸦的“作品”收藏在上衣的口袋里。而后登泰山，徒步，当攀上南天门的某一处的时候，玉皇顶出现在了 my 眼前，我惊愕了，忙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画作展开，我的梦境就在泰山极顶上。呼女编辑来看，她也说像，很像。

我不知道这梦境意味着什么，莫非我的前世曾经在太清宫里修行过？若干年以后，张海迪的妹妹张挪威带着我和友人重登玉皇顶，范道长请我们在碧霞元君祠吃斋饭，并为我们打卦。我把我的梦境和道长讲了，范道长只说了两个字：有缘。

奇怪的是，自此之后，我再也见不到这个梦境了。

二

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梦是一种被压抑的欲望。我自认为，这个梦境至少包含了我少年时期的一个强烈的欲望：离开这个小乡村，到外面的大世界里去。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这个小乡村贫穷、偏僻、寂寞，还有几分神秘和恐怖。

她有一个高贵的名字：驸马庄。据说是明代某驸马爷的庄园，无考。村子不大，百十户人家，三条街道。分北街、中街和南街，北街一大姓，北吴；南街一大姓，南吴；中街姓杂，多是孤门独户，包括可以延伸算是中街的我家。孩童时期的我是孤独的，常常也走街串巷，消磨单调寂寞的时光。南街东边有一大坑，常年有水，是村民盖房用土形成的，放在现在就是极好的光景，完全可以改造成一个街心湖。我沿着湖边绕一圈儿，想到中街去，走进一条狭窄的

胡同。胡同突然断了，一个小小的门楼。进了门楼就是一个小小的院落，院落直通正房的堂屋，穿过堂屋便是中街的街面了。

我总是记着穿过堂屋的细节，因为常常看到那家人在堂屋里吃饭，需要从他们的饭桌后面绕过去。无须跟人家打招呼，那家人对于往来穿堂而过的人也熟视无睹。

到了中街街面上，斜对面有一个门楼，进了门楼又是一个院落。这个院落有点儿气派，都是砖瓦房，原来地主的宅院。也是从宅院里穿过去，还要进入另一个宅院，再转过两三个拐角，便来到了北街的街面。

我一直觉得这是一种梦境，从一条街到另一条街，怎么可以从人家堂屋里穿过呢？怎么可以在人家的宅院里拐来拐去呢？

但这不是梦境，三年前，当我的家乡面临着拆迁要从地球上彻底消失的时候，我回到了这个小乡村，我重走了那条道路。当然，那可以随便穿行的堂屋没有了，那个拐来拐去的院落也没有了。遗迹尚存，老人说，你记得不错，就是这样的。这两家都姓吴，堂屋的那家属于南吴，院落的那家属于北吴。因为他们盖房的时候占用了官道，所以他们的堂屋和院落才可以随便出入。

占用官道的人家应该是有相当势力的，有相当势力的人家竟然如此讲理，这恐怕也成了遗风了。

我相信，中国人是缓慢变坏的。然而近几十年，变坏是加速度的。

三

我经常梦到北街，相比之下，我还是最熟悉北街的。我家的老宅有一个后门，后面外面就是北街。北街总是冷冷清清的，很难见

到一个人。有一次跟北街的几个孩子打了架，他们在街中间画了一道线，不让我过了。

不让我过我还真的不过了，这如同画地为牢。地上画一个圈儿，让犯人站在里面，犯人居然老老实实在自我囚禁着。是犯人太老实，还是人类太忠厚，或者社会的诚信度太高？

我必须要到北街的东头去，因为姥姥就在东北方向的邻村，不走北街便只好绕道中街。

或许就是因为这种童年的限制，北街便常常出现在我的梦境中。就是从他们的画的那条“界限”开始，出村，经过一片菜园子，再往北，眼前豁然开朗，出现了一片江南水田。水田是边界上被一道高高的土城隔开，土城周围有城墙，城墙内有零零散散的建筑。这些都不吸引人，吸引人的是那片水田，波光粼粼，秧苗碧绿。常常梦见的不是在那里劳作，而是玩耍，有时还光着屁股洗澡，其乐融融。

我无法验证这个梦境。

量子理论之父马克斯·普朗克博士说，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所有物质都是来源于一股原子运动和维持紧密一体的力量，我们必须认定这个力量是背后是意识和心智，心识是一切物质的基础。

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如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道家说，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佛家的“空”，道家的“无”，科学家的“量子”，都殊途同归不谋而合地解释了一个虚妄的世界。

我相信，梦是真实的，而现实却是虚拟的。

四

还有一个梦，非常清晰的，是关于南街的。出了家门往南，不远处，是一条街道和几个院落。它有时候很近，似乎就是我们村庄的一部分；有时候又很远，过了武汉再往南，应该属于湘界了。几个院落是可以随便出入的，都是篱笆院墙篱笆栅栏门。屋子里没有床铺，地上铺着稻草，却睡着许多莫名其妙的人。很原始，又很现代。现代起来如同按摩院或洗浴中心，里面有一些女孩儿，更多的则是中老年妇女，当然也有男人。如同我上面提到的梦境一样，在相当一段时间里，这个梦也是反复出现过的。

实际上，村子南边还是跟我有着很深的渊源的。首先，我家的祖坟在南边，很大的祖坟，高高低低总有几十个坟茔。

除了祖坟，还有几亩碱地，后来合作化，地也没了。记得我几岁的时候，还有一些自留地，也在村子南边。很清晰地记得，我在自留地里间苗，来了两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儿，一个是姑姑，一个是侄女。我像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劳作的时候是光着屁股的。她们的到来我也没有把裤子穿上，很正常。都说女孩儿性意识唤醒得早，我那次真正地体会到了。她们围坐在我身边，想方设法地向我“偷袭”，还说了一些成年人才敢说的粗话、丑话。我有点儿恼火，又有点儿新奇。正在我无奈的时候，邻居小伙子扛着锄头过来了，把两个女孩儿吓跑了。

这可能与我村南的梦境有关。

五

我从来没有做过有关村西边的梦，实际上我跟村西边的关系最大。

出村向西六华里，便是著名的京畿古镇马驹桥。马驹桥距皇城四十华里，是皇家猎苑南海子的东大门。我的高小和初中都是在这座古镇上读的，我参加工作的后供职的第一个地方也是在古镇上。村西是我人生求索的方向，是我改变命运的出口，是我生命的圣地。

可是我为什么没有梦见过村西呢？

我却做过许许多多关于村西的白日梦，不仅仅是我，还有我同村的热血青年。

我们村坐落在一片低洼的盐碱地里，每到雨季，这里便是一片汪洋。村子里多是土坯房，经不住雨水的冲刷和浸泡，坍塌是难免的。房屋的坍塌对于摇摇欲坠的庄户人家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房倒屋塌后村子里一片破败，街道成了泥泞堆积的肮脏的沼泽。每到这个时候，进村很难，出村也很难。我们是必须要出村的，因为要到镇上读书。困境中我们便生发出了迁村的梦想，把村子迁到两华里外的阳台子。

阳台子不但地势高，土质也好，半沙，渗透力强，不会积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里是原来村庄的旧址。据说叫大元村，由于战乱，村庄被烧毁了。重建新村的时候，东迁两华里，恐怕也是无奈。

还有一个好处，村子西迁离古镇近了。离古镇近了我们上学就方便了，庄户人家赶集，进京赶汽车，都方便了。何乐而不为呢？

迁村谈何容易，不要说钱，这宏伟的蓝图由谁设计，又由谁实

现。仅仅是一个梦，我们当时就觉得滑稽得可笑，说说而已，笑笑而已。

六

这个梦真的变成了现实，它来得如此突然，猝不及防。先是小道消息，后来有了公开的告示：驸马庄要搬迁。

2013年的夏天，我冒了酷暑，回到了离别四十余年的故乡。我是带着笔记本电脑和照相机来的，这个小乡村即将要在地球上消逝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就是一个巨大的黑洞，小乡村就是一个被吞噬的星体。我要把“星体”坠入黑洞前那一刹那的光辉记录下来。

此前，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亦即亦庄开发区已经吞噬了古镇的五个村庄，古镇成了亦庄开发区的后院。一个庞大的物流中心将古镇和我们的小村连为一体。那个小乡村穷还是穷，再也不偏僻了，不寂寞了。几次驱车前往，都找不到回家的路，问路边的人，却听不到一个乡音。村子里也住满了陌生的人，家家户户都成了房主，租金成了村民的一大经济来源。

果然把村子西移了。西移后的村子没有院落，只是几栋水泥筑起的高楼；西移后的村子不再称为村庄，叫作小区；西移后的村子不再保留那个高贵的名字，改成了一个时尚的不伦不类的雅号。

我住在物流中心的生活基地，每天都要到村里去。我跟认识的不认识的村民们聊天，听着村民们对拆迁补偿的种种不满，看着推土机轰隆隆开进了我家的宅院。

房子倒了，很快夷为平地。我亲手栽种的已经长成了水桶粗的大柳树也倒了，五棵，像被击倒的老人。没有挣扎，没有呻吟，连一声叹息都没有。

W 挽不住的乡愁
Wanbuxhudexiangchou

他们认命了。

我应该高兴才是，这不是我的梦想吗？可是，我心底的声音告诉我，我的梦不是这样的。我们做梦的时候太缺乏想象力，怎么也不会设计出这么惨烈的结局。

我的心在疼，像梦一样的疼。

这也许就是乡愁，乡愁应该是一种疼痛。

疼痛像一只断了翅膀的鸟，在灰暗的天空中趔趔趄趄地飞翔。它是在飞翔，逃跑般的飞翔，似乎还有弱弱的哀鸣。它渐渐地远去了，连一片影子都没有留下。

挽不住的乡愁。

2016年6月16日 于紫荆园

充满恐惧的小院

有记者问海明威，一个作家最好的训练是什么？海明威答曰：童年的不愉快。

我的童年介乎于幸福和不幸之间，幸福的是，父母双全，不缺少父爱母爱和家庭的温暖。而不幸的是，几乎人生所有的不愉快，诸如饥饿、受冻、劳累、吃苦、挨打、遭歧视，以及恐惧、孤独、寂寞等都在童年和稍后的青少年时期透支了。

童年的境遇不仅决定着一个作家的创作题材和文学主题，也极大地影响着一个人的人生哲学。更重要的是，一个人性格的形成，童年的生活将起着奠基的作用。搞文学的人都承认“性格即命运”的命题，由此推论，一个人终生的命运，早在童年时期便已经设计好了程序，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命里注定”。

我自称出生在天子脚下。在著名的京南海子皇家猎苑的东大门外，有一个叫马驹桥的古老的小镇，小镇东边三公里处，有一个寂寞的小乡村，这个小乡村有一个高贵的名字——驸马庄。

我的祖上是从山东移民过来的，据我家仅存的坟茔图上看，第一代移民祖先单名讳刚，到我这一辈大概有七八代了吧。祖上的故事没有留下任何文字的和口头的传说，只知道当年在那个叫作驸马

庄的小乡村王姓还算个望族。到了高祖这一辈便败落了，曾祖父兄弟七个都作鸟兽散，背井离乡到别处寻求生路去了。王姓便成了小村里的孤门独姓。

这孤门独姓就是曾祖父硬撑下来的。曾祖父是个手艺高超口碑极好的木匠，开过一个木器坊，铺号义顺堂，专门打大车。他又是个颇有些造诣的乡村医生，曾为朝廷里的什么人治好过宿疾，得到了御赐一“海户地”（约二十四亩），在南海子。还被大清皇帝封了个“业余御医”之类的官，并与一位姓刘的朝官过从甚密。海子是废弃的皇家猎苑，土地肥沃，在那里落户的多是世袭的海户。刘老爷极力动员曾祖父迁居到那里，曾祖父则割不断对那个小乡村的眷恋。靠着他一生的信誉和勤勉，临终的时候留给祖父的是一笔可观的遗产：一百多亩地，三合房，前后两进院子，骡马车辆碾磨棚一应俱全。

曾祖父为了振兴王姓家族，雄心勃勃地供祖父读书。在自然经济的中国帝制时代，读书只能做官，于经济发展无任何补益。祖父倒应了那句名言，书读得越多越蠢。他一辈子无所事事，将祖父留下的那点儿家产全败光了，到我记事的时候，只剩下那所空空的院落了。共产党来了闹土改，我家反而成了贫农。曾祖父的失误，祖父的败家，于王姓家族是个耻辱，于我们后辈子孙却是一大事。否则成了地主狗崽子，我的经历或许就不这么平凡了。

我记忆中的深宅大院现在看来其实也小得可怜，不过是一所两边临街的三合院。有一个后院，后院临街，有一个能自由进出车辆的大栅栏门。进了栅栏门，有磨坊、茅房、牲口棚，还有常高高堆积着的柴草、花秸垛等。后院通往宅院的是两扇漆黑的木门，门打开后是一条黑洞洞的过道，穿过去才是院落。过道和西厢房之间的天井处，长着一棵高出院墙的枣树，枝繁叶茂的时候，那上面便有

小鸟唧啾，更显出这小院的寂寞和恐惧。

我说恐惧，当然只是我个人的感受，一个两三岁幼儿的感受。在我的印记里，这个大院总是空落落的。由于空落，更显出院子里的一切都是巨大可怖的。围着水缸的花坛简直就是一座大山，我使尽吃奶的劲儿也不能攀缘上去；装着玉米棒的箍杆囤更是一座巨峰，令我望而怯步；连挂在前面墙上的木犁，都是一个庞然大物。

更可怕的是前面的墙，墙外是一条死胡同，总有一些嘁嘁喳喳的说话声和蹭蹭嚓嚓的脚步声。墙上靠着一架木梯，祖父总是爬上去干些什么。我问祖父，墙外面是什么，祖父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这就越发增强了我对墙外面的好奇和恐惧。

还有一个恐惧的地方是东厢房。祖父和伯父一家住在正房，我和父母住在西厢房，东厢房空着，堆放着一些杂物。空着的东厢房里居住着硕大的老鼠和神通广大的黄鼠狼，屋檐下藏着麻雀，屋梁上盘着蛇。我最怕的是蛇，那时候的房屋都是芦苇秫秸苫的顶，房屋越年久藏着的可怕的动物越多，特别是蛇。有一次，东边邻村的一个小男孩上屋檐掏麻雀，一条蛇直钻进他那大张着的嘴里。据说蛇身上有倒刺儿，钻进人的嘴里只能顺着食道往里爬，不能被倒拉出来。家人无法，只好用驴驮着他去马驹桥找医生。那嘴里挂着长长的一条蛇的男孩正好从我家门口路过，许多人都看见了。我没有亲眼看见，可是乡亲们活灵活现的描绘比我看见还可怕。我至今不敢进蛇餐馆，不敢吃蛇。

我对蛇是惧怕，对黄鼠狼则是敬畏。黄鼠狼属于“四大仙”之一，特别有道行，每年都要有几次在村里兴风作怪。它一作怪，便附在妇女们的身上。于是，被它附了体的妇女便闹了起来，又哭又唱，装神弄鬼，还时常模仿死人的口吻和动作，提出许多有理的或无理的要求。黄鼠狼一闹，便请来捉妖的巫婆。巫婆诵经念咒，驱

赶着黄鼠狼，黄鼠狼便跟巫婆调皮地周旋。刚把它从张家的女人身上赶走，它又依附在周家的女人身上，巫婆赶到周家，它又让吴家的女人大闹起来。这样，黄鼠狼一闹便牵动一条街，没有三五天平息不了。

除了蛇、黄山狼，还有鬼。鬼我没见过，却常听说。挑八股绳做小买卖的张三晚上回家遇上了鬼打墙，平平坦坦的路愣是过不去；赶大车的李四夜里赶路，牲口打着响鼻儿竖起鬃毛不敢朝前走，李四哗哗朝车轴上撒尿，才把鬼驱走；赶集回来晚了赵五在路上遇见一个小媳妇哭得可怜，说她的脚崴伤了走不动，好心的赵五背着她赶路，越背觉得越重，到了自己的家往下一放，却原来是一块破棺材板……

更可怕的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事，那时候，伯父和父亲经常到外面打工，家里只有老人、妇女、孩子。母亲也是个非常胆小的人，天一擦黑便大门紧闭，连窗户上的破洞都堵上了。我也早早地就钻进被窝，望着母亲纳鞋底儿用的那盏小油灯，总觉得是鬼火在闪动。有一天，伯母到后院上茅房，正遇见母亲蹲在茅房里，两个人还说了半天话。伯母先回来了，进了前院却发现母亲在西厢房里纳鞋底儿，根本没有去茅房……

我还经常做一个奇怪的梦，梦中有一个可怕的人叫门合。若干年之后，出了一个同样名字的英雄，这实在是我的不敬。有一天，我在大门外面自己玩，突然从村外来了一辆大车，跨在车辕上的正是我梦中的门合。他一边扬鞭策马，一边叫着我的名字。我吓得扭头就往家里跑，一边哭一边叫着：门合来了，门合来了……母亲听着我的哭叫，莫名其妙，抱着我跑出去，外面什么也没有。问我，我也说不清楚，我的恐惧深深地藏在我的心里，谁也帮不了我的忙。

我就是在这么一个可怕的深宅大院里长大的，命里注定我不是